





人物志

人性為之原而情者性之流也性發於內情導於外而形色隨之故邪正態度交露莫狀溷而莫睹其真也惟至指為能以材觀情索性尋流照原而善惡之迹判矣聖人沒諸子之言



性者各膠一見以倡惑於後是得馳  
辨鬪異者得肆其說蔓衍天下故學  
者莫要其歸而天理幾乎息矣予好  
閱古書於史部中得劉卽人物志十  
二篇極數萬言其述性品之上下材  
質之兼偏研幽摘激一貫於道若度

之長短權之輕重無銖髮蔽也大抵  
考諸行事而約人於中庸之域誠一  
家之善志也由魏至宋歷數百載其  
用尚晦而鮮有知者吁可惜哉矧蟲  
篆淺技無益於教者猶刊鏤以行於  
世是書也博而暢辨而不肆非衆說



之沃也王者得之為知人之龜鑑士  
君子得之為治性修身之楛括其効  
不為小矣予安得不序而傳之媿夫  
良金美玉籛櫝一啓而覩者必知其  
寶也

晉阮逸撰

人物志序

魏散騎常侍劉邵撰

涼儒林祭酒劉昞注

夫聖賢之所美莫美乎聰明

天以三光著其象人以聰明邵其度聰明

之所貴莫貴乎知人

聰於書計者六藝之一術明於人物者官材之總司知人

誠智則衆材得其序而庶績之業興矣是以聖人著

交象則立君子小人之辭

君子者小人之師小人者君子之資師資相成其來

尚敘詩志則別風俗雅正之業

九土殊風五方異俗是以聖人立其教不

易其方制其俗制禮樂則考六藝祗庸之德

雖不易其方常以詩



禮為首雖不改其俗常以孝友為本躬南面則援俊逸輔相之材皆所

以達眾善而成天功也繼天成物其任至重故求賢舉善常若不及天功

既成則竝受名譽忠臣竭力而効能明君得賢而是高枕上下忠愛謗毀何從生哉

以堯以克明俊德為稱舜以登庸二八為功湯以援

有莘之賢為名文王以舉渭濱之叟為貴由此論之

聖人興德孰不勞聰明於求人獲安逸於任使者哉

采士飯牛秦穆所以霸西戎一則仲父齊桓所以成九合是故仲尼不試無所援

升猶序門人以為四科泛論眾材以辨三等舉德行

之首敘生知為三等之上明德行者又歎中庸以殊道義之門實志氣者材智之根也

聖人之德中庸之德其至矣乎人鮮久矣唯聖人能之也尚德以勸庶幾之

論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三月不違仁乃窺德行之門若非志士仁人希邁之性日月至焉者豈能終

之訓六蔽以戒偏材之失仁者愛物蔽在無斷信者露誠蔽在無隱此偏材之

也常失思狂獯以通拘抗之材或進趨於道義或潔已而無為在上者兩順其

所能則拘抗並用疾控控而無信以明為似之難保厚貌深情聖人

難之聽其言而觀其所為則似託不得逃矣又曰察其所安觀其所由以

知居止之行言必契始以要終行必覩初以人物之

察也如此其詳不詳察則官材失其是以敢依聖訓

志序人物庶以補綴遺忘惟博識君子裁覽其義焉

人物志







接識第七

英雄第八

八觀第九

卷下

七繆第十

效難第十一

釋爭第十二

卷上

目錄終

人物志卷上其論兩敘海夫之於世也始明自之士教

魏廣平劉邵著

涼燉煌劉昞注

明新安程榮校

九徵第一人物情性志氣不同徵神見貌形驗有九

蓋人物之本出乎情性性質稟之自然情變由於染習是以觀人察物當尋其性

也質情性之理甚微而玄非聖人之察其孰能究之哉

知無形狀故常人不能覩惟聖人目擊而照之凡有血氣者莫不含元一以

為質質不至則不能稟陰陽以立性性資於陰陽故剛柔之意別矣



體五行而著形骨勁筋柔皆稟精於金木苟有形質猶可即而求

之由氣色外著故相者得其情素也凡人之質量中和最貴矣質白受采

味甘受和中和者百行之根本人情之良田也中和之質必平淡無味惟淡也故

五味得和焉若苦則不能甘矣若酸也則不能鹹矣故能調成五材變化應節

平淡無偏群材必御致用有宜通變無滯是故觀人察質必先察其平淡

而後求其聰明譬之驥騄雖超逸絕羣若氣性不和必有毀衡碎首決胃之禍也聰

明者陰陽之精離目坎耳視聽之所由也陰陽清和則中散外明

聖人淳耀能兼二美知微知章耳目兼察通幽達微官材授方舉無遺失

自非聖人莫能兩遂雖得之於目或失之於耳故明白之士達動

之機而暗於玄慮達於進趨而暗於止靜以之進趨則欲速而成疾以之深慮則抗奪

而不入也玄慮之人識靜之原而困於速捷性安沉默而智乏應機以

之閑靜則玄微之道構以之濟世則勁捷而無成猶火日外照不能內見金

水內映不能外光人各有能物各有性是以聖人任明自以進趨委守成於玄慮然後

動止得節出處應宜矣二者之義蓋陰陽之別也陽動陰靜乃天地之定性

况人若量其材質稽諸五物五物之徵亦各著於厥

體矣筋勇色青血勇色赤中動外形豈可匿也其在體也木骨金筋火氣

土肌水血五物之象也五性者成形之具五物為母故氣色從之而具五物

之實各有所濟五性不同各有所稟稟性多者則偏性生也是故骨植而



柔者謂之弘毅弘毅也者仁之質也木則垂蔭為仁之質質不弘毅

不能成仁氣清而朗者謂之文理文理也者禮之本也火則

照察為禮之本本無文理不能成禮體端而實者謂之貞固貞固也者

信之基也土必吐生為信之基也筋勁而精者謂之

勇敢勇敢也者義之決也金能斷割為義之決色平

而暢者謂之通微通微也者智之原也水流疏達為智之原原不

通微不能成智五質恒性故謂之五常矣五物天地之常氣五德人物之常行

五常之別列為五德是故溫直而擾毅木之德也溫而

不直則懦擾而不毅則剛剛塞而弘毅金之德也剛而不塞則決弘而不毅則缺

愿恭而理敬水之德也愿而不恭則悖理而不敬則亂寬栗而柔立

士之德也寬而不栗則慢柔而不立則散簡暢而明砭火之德也簡而

不暢則滯明而不砭則翳雖體變無窮猶依乎五質人情萬化不可勝極尋常

竟源常在於五故其剛柔明暢貞固之徵著乎形容見乎聲

色發乎情味各如其象自然之理神動形色誠發於中德輝外耀故心質

亮直其儀勁固心質休決其儀進猛心質平理其儀

安閑夫儀動成容各有態度直容之動矯矯行行休

容之動業業踳踳德容之動顛顛印印夫容之動作

發乎心氣心氣於內容見於外心氣之徵則聲變是也心不繫一聲和



乃夫氣合成聲聲應律呂清而亮者律和而平者呂有和平之聲

有清暢之聲有回衍之聲心氣不同故聲發亦異也夫聲暢於氣

則實存貌色非氣無以成聲聲成則貌應故誠仁必有溫柔之色

誠勇必有矜奮之色誠智必有明達之色聲既殊管故色亦異

狀夫色見於貌所謂徵神貌色徐疾為神之徵驗徵神見貌則

情發於目目為心候故應心而發故仁目之精慤然以端心不傾倚

則視不則視不勇膽之精曄然以彊志不怯懦則視不衰悴然皆偏至

之材以勝體為質者也未能不厲而威不怒而嚴故勝質不精則

其事不遂能勇而不能怯動必悔吝隨之是故直而不柔則木木彊激訐

失其失其勁而不精則力負鼎絕臚失其正勁固而不端則愚專已自是

陷於陷於氣而不清則越辭不清順發越無成暢而不平則蕩好智無涯

蕩然蕩然是故中庸之質異於此類勇而能怯仁而能決其體兩兼故為衆材

之之五常既備包以澹味既體鹹酸之量而以無味為御五質內充五

精外章五質澹凝淳耀外麗是以目彩五暉之光也心清目朗粲然自耀

故曰物生有形形有精神不問賢愚皆受氣質之稟性陰陽但智有精粗形有

淺深耳尋其精色視其儀象下至卑隸牧圉皆可想而得之也能知精神則窮理盡

性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擬諸形容故能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性之所盡九質之

徵也陰陽相生數不過九故性情之變質亦同之然則平陂之質在於神



神者質之主也故神平則質平神破則質破明暗之實在於精精者實之本故精惠

則實明精濁則實暗勇怯之勢在於筋筋者勢之用故筋勁彊則勢勇筋弱則勢怯

弱之植在於骨骨者植之基故骨剛則植彊骨柔則植弱躁靜之決在於

氣氣者決之地也氣盛決於躁氣沖決於靜矣慘憺之情在於色色者情之候也

故色悴由情慘色悅由情憺衰正之形在於儀儀者形之表也故儀衰由形殆儀正

由形態度之動在於容容者動之符也故衰動則容態正動則容度緩急

之狀在於言言者心之狀也故心恕則言緩心褊則言急其為人也質素

平澹中叡外朗筋勁植固聲清色憺儀正容直則九

徵皆至則純粹之德也非至德大人其孰能與於此九徵有違違為

乖戾則偏雜之材也或聲清色憺而質不平淡或筋勁植固而儀不崇直三度

不同其德異稱偏材荷一至之名兼材居德儀之目兼德體中庸之度故偏至

之材以材自名猶百工衆伎各有其名也兼德之人更為美號道不

可以一體說德不可以一方待育物而不為仁齊衆形而不為德凝然平淡與物無際誰知其名也

是故兼德而至謂之中庸居中履常故謂之中庸中庸也者聖人

之目也大仁不可親大義不可報無德而稱寄名於聖人也具體而微謂之德

行德行也者大雅之稱也施仁以親物立義以利仁失道而成德抑亦其次也

一至謂之偏材偏材小雅之質也徒仁而無義徒義而無仁未能兼濟

各守一行是以一徵謂之依似依似亂德之類也純訐



似直而非直純一一至一違謂之間雜間雜無恒之人

也善惡參渾心無定是無恒依似皆風人末流其心孔艱

者乃有教化之所不受也末流之質不可勝論是以畧而不槩也

豈徒成羣豈可數哉

體別第二稟氣陰陽性有剛柔拘抗文質體越各別

夫中庸之德其質無名汎然不繫一貌故鹹而不齷

謂之鹹耶無鹹可容公成百鹵也與鹹同淡而不醜謂之淡耶質而不縵

謂之質耶謂之文耶文而不績謂之文耶能威能懷能辨能訥

居鹹淡之和處質文之際是以望之儼然即之而文言滿天下無辭費變化無方以達

為節應變適化是以抗者過之勵然抗奮於而拘者

不逮屯然無為於夫拘抗違中故善有所章而理有

所失養形至甚則虎食其外是故厲直剛毅材在矯

正失在激訐於剛厲柔順安恕每在寬容失在少決

多疑生於怨懦雄悍傑健任在膽烈失在多忌慢法生精良

畏慎善在恭謹失在多疑疑難生彊楷堅勁用在楨

幹失在專固專已生論辨理繹能在釋結失在流宕

傲宕生於機辨普博周給弘在覆裕失在溷濁溷濁生清介

廉潔節在儉固失在拘局拘局生休動磊落業在攀



躋失在䟽越於磊落沉靜機密精在玄微失在遲緩

遲緩生於沉靜樸露徑盡質在中誠失在不微於徑盡多智

韜情權在譎略失在依違於韜情及其進德之日不

止揆中庸以戒其材之拘抗拘者自是以奮勵而指

人之所短以益其失拘者愈拘抗者愈抗或負石沉軀或抱木焦死猶晉楚

帶劍遞相詭反也自晉視楚則笑其在左自楚視晉則笑其在右左右雖殊各以其用

而不達理者橫相誹謗是故彊毅之人狠剛不和不

戒其彊之搪突而以順為撓厲其抗以柔順為撓弱

是故可以之法難與入微機微之能入柔順之人緩

心寬斷不戒其事之不攝而以抗為劇安其舒以猛

劇傷安其怒忍之心是故可與循常難與權疑緩心寡斷何疑事之能權雄

悍之人氣奮勇決不戒其勇之毀跌而以順為惟竭

其勢以順忍為惟怯而竭其毀跌之勢是故可與涉難難與居約奮

毀跌何約之能居懼慎之人畏患多忌不戒其悞於為義而

以勇為狎增其疑以勇慙為輕侮而增其疑畏之心是故可與保全

難與立節畏患多忌何節義之能立凌楷之人秉意勁特不戒其

情之固護而以辨為偽彊其專以辨博為浮虛而彊其專一之心是

故可以持正難與附衆執意堅持何人衆之能附辨博之人論理



贈給不戒其辭之汎濫而以楷為繫遂其流以楷正為繫礙

而遂其流是故可與汎序難與立約辨博汎濫何弘質約之能立

普之人意愛周洽不戒其交之溷雜而以介為狷廣

其濁以拘介為狷戾而廣其溷雜之心是故可以撫衆難與厲俗周洽

溷雜何風俗之能厲狷介之人砭甫廉清激濁不戒其道之隘

狹而以普為穢益其拘以弘普為穢雜而益其拘局之心是故可與

守節難以變通道狹津隘何通塗之能涉休動之人志慕超越不

戒其意之大猥而以靜為滯果其銳以沉靜為滯屈而增果銳之心

是故可以進趨難與持後志在超越何謙後之能持沉靜之人道

思迴復不戒其靜之遲後而以動為疏美其煥以躁為

麓疏而美其煥是故可與深慮難與捷速思慮迴復何機速之能及

樸露之人中疑實殆不戒其實之野直而以譎為誕

露其誠以權譎為浮誕而露其誠信之心是故可與立信難與消息

實殆野直何輕重之能量韜譎之人原度取容不戒其術之離正

而以盡為愚貴其虛以歛盡為愚直而貴其浮虛之心是故可與讚

善難與矯違韜譎離正何違邪之能矯夫學所以成材也彊毅靜其抗柔

順厲恕所以推情也推已之情通物之性偏材之性不可移轉

矣固守性分雖教之以學材成而隨之以失剛毅之性已成



激許之雖訓之以恕推情各從其心意之所非不信

者逆信推已之信謂人皆信而詐者得容為偽也詐者逆詐推已之詐謂人皆詐則信

者或受其疑也故學不入道恕不周物偏材之人各是已能何道之能入何物能

也此偏材之益失也材不能兼教之愈失是以宰物者用人之仁去其貪用人之智

去其詐然後羣材畢御而道周萬物也矣八

流業第三三材為源習者為流流漸失源其業各異

蓋人流之業十有二焉性既不同染習又異有清節

家行為物範有法家立憲垂制有術家智慮無方有國體三材純備有器

能三材而微有臧否分別是非有伎倆錯意工巧有智意能鍊衆疑有文

章屬辭比事有儒學道藝深明有口辨應對給捷有雄傑膽畧過人若夫

德行高妙容止可法是謂清節之家延陵晏嬰是也

建法立制彊國富人是謂法家管仲商鞅是也思通

道化策謀奇妙是謂術家范蠡張良是也兼有三材

三材皆備德與法術皆純備也其德足以厲風俗其法足以正

天下其術足以謀廟勝是謂國體伊尹呂望是也兼

有三材三材皆微不純備也其德足以率一國其法足以

正鄉邑其術足以權事宜是謂器能子產西門豹是

也兼有三材之別各有一流三材為源則習者為流也清節之流



不能弘恕以清為理何能寬恕好尚譏訶分別是非已不寬恕則是非生

是謂臧否子夏之徒是也法家之流不能創思遠圖法制於近思不及遠

而能受一官之任錯意施巧務在功成故巧意生

謂伎倆張敞趙廣漢是也術家之流不能創制垂則以術求功故不垂則

而能遭變用權權智有餘公正不足長於權者必短於正

是謂智意陳平韓安國是也凡此八業皆以三材為本非德無以正法非法無以興術是以八業之建常以三材為本

故雖波流分別皆為輕事之材也耳目殊管其用同功羣材雖具成務一故

能屬文著述是謂文章司馬遷班固是也能傳聖人之業而不

能幹事施政是謂儒學毛公貫公是也辯不入道而

應對資給是謂口辯樂毅曹丘生是也膽力絕眾材

畧過人是謂驍雄白起韓信是也凡此十二材皆人

臣之任也各抗其材不能兼備保守一官故為人臣之任也主德不預焉主

德者聰明平淡總達眾材而不以事自任者也目不求視

耳不參聽各司其官則眾材達眾材既達則人主垂拱無為而理是故主道立則十

二材各得其任也上無為則下當任也清節之德師氏之任也

掌以道德掌以刑法法家之材司寇之任也禁制姦暴術家之

材三孤之任也掌以廟謨三公之任也於

佐公論正

材三孤之任也

材三孤之任也

材三孤之任也



三槐坐而論道三材而徵冢宰之任也天官之卿臧否之材總御百官

師氏之佐也分別是非智意之材冢宰之佐也師事

以佐天官伎倆之材司空之任也錯意施巧儒學之材安故掌冬官

民之任也掌以德教文章之材國史之任也憲章紀

後代辯給之材行人之任也掌之應答驍雄之材將帥送迎道路

之任也掌轄師旅是謂主道得而臣道序官不易方討平不順

而太平用成太平之所以成由官人之不易方若使

若道不平淡與一材同用好譬大匠善規則一材惟規之用

處權而衆材失任矣惟規之用則矩不得立其方繩

成矣

材理第四

材既殊塗理亦異趣故講羣材至理乃定

夫建事立義莫不須理而定言前定則不惑及其論

難鮮能定之夫何故哉蓋理多品而人異也事有萬端人情

能定之舛駁誰夫理多品則難通人材異則情詭情詭難通

則理失而事違也情詭理多夫理有四部道義事情各有部也

明有四家明通四部情有九偏以情犯明流有七似

似是而非其流有七說有三失辭勝理滯難有六構彊良競氣

通有八能聰思明達若夫天地氣化盈虛損益道之



理也以道化人法制正事事之理也以法理人禮教與時消息

宜適義之理也以理教之人情樞機情之理也觀物

在於四理不同其於才也須明而章明待質而行是

故質於理合合而有明明足見理理足成家道義與

有是故質性平淡思心玄微容不躁擾能通自然道

理之家也以道為理故質性警徹權畧機捷容不遲

心機能理煩速事理之家也以事為理故質性和平

能論禮教容不失適則辯其得失義禮之家也以義

故明於質性機鮮推情原意容不妄動則能適其變

情理之家也以情為理故四家之明既異而有九偏

之情以性犯明各有得失明出於真情動於性情勝

剛畧之人不能理微用意麤粗故其論大體則弘博

而高遠性剛則歷織理則宕往而疏越志遠故抗厲

之人不能廻撓用意猛奮論法直則括處而公正性

則理說變通則否戾而不入理教則堅勁之人好攻

其事實用意端確指機理則穎灼而徹盡性確則涉

大道則徑露而單持言切則辯給之人辭煩而意銳

用意疾急志推人事則精識而窮理性銳則即大義

不在退挫



則恢愕而不周理細故遺大浮沉之人不能沉思用意虛

淵密序疏數則豁達而傲博性浮則志微立事要則熾炎而

不定志傲則理疏淺解之人不能深難用意淺脆思不深熟聽辯說

則擬鏗而愉悅性淺則易悅審精理則掉轉而無根易悅故無

根寬恕之人不能速捷用意徐緩思不速疾論仁義則弘詳而

長雅性恕則理雅趨時務則遲緩而不及徐雅故遲緩溫柔之

人力不休彊用意溫潤志不美悅味道理則順適而和暢性和則理

順擬疑難則濡悞而不盡理順故依違好奇之人橫逸而

求異用意奇特志不同物造權譎則倜儻而瓌壯性奇則尚麗案清

道則詭常而恢迂奇逸故恢詭此所謂性有九偏各從其

心之所可以為理心之所可以為理是非相蔽終無休已若乃性不精

暢則流有七似有漫談陳說似有流行者浮漫流雅似若可行

有理少多端似若博意者辭繁喻博似若弘廣有迴說合意似

若讚解者外佯稱善內實不知有處後持長從眾所安似能聽

斷者實自無知如不言觀察眾談讚其所安有避難不應似若有餘而

實不知者實不能知忘佯不應似有所知而不答者有慕通口解似悅而

不憚者聞言即說有似於解者心中漫漫不能悟有因勝情失窮而稱妙

辭已窮矣自以為妙而未盡跌則掎蹶理已跌矣而彊牽據實求兩解似理



不可屈者辭窮理屈心樂兩解而言凡此七似眾人

之所惑也非明鏡焉能監之夫辯有理勝理至不可動有辭勝辭巧

不可理勝者正白黑以廣論釋微妙而通之說事分明有如

粉黛朗然區辭勝者破正理以求異求異則正失矣

以白馬非白馬一朝而服于人夫九偏之材有同有

反有雜同則相解譬水流於水反則相非猶火滅於水雜則相

恢亦不必同又不必異所以恢達故善接論者度所長而論之因其所能

則其言易曉歷之不動則不說也意在杓馬彼俟他日傍無聽達則

不難也凡相難講為達者聽不善接論者說之以雜反彼意在狗而說

以馬彼意大同而說以小異說之以雜反則不入矣以方入圓理終不可善

喻者以一言明數事辭附於理則言寡而事明不善喻者百言不

明一意辭遠乎理雖汎濫多言已不自明况他人乎百言不明一意則不

聽也自意不明誰聽之是說之三失也善難者務釋事本每得

理而止住不善難者舍本而理末逐其言而接之舍本而理末則

辭構矣不尋其本理而以煩辭相文善攻彊者下其盛銳對家彊梁始氣

必盛故善攻彊者避其初鼓也扶其本指以漸攻之三鼓氣勝衰則攻易不善

攻彊者引其誤辭以挫其銳意彊者意銳辭或暫誤擊誤挫銳理之難也

挫其銳意則氣構矣非徒羣言交錯遂至動其聲色善躡失者指其



所跌彼有跌失不善躡失者因屈而抵其性陵其屈

之因屈而抵其性則怨構矣非徒聲色而已或常所

思求久乃得之倉卒論人人不速知則以為難諭自

久思而以為難諭則忿構矣非徒怨恨夫盛難之時

其誤難迫氣盛辭誤故善難者徵之使還氣折意還

不善難者凌而激之雖欲顧藉其勢無由棄誤顧藉

其勢無由則妄構矣妄言非嘗凡人心有所思則耳

且不能聽思心一至是故並思俱說競相制止欲人

之聽已止他人之言人亦以其方思之故不了已意

則以為不解非不解也當已出言人情莫不諱不解

謂其不解諱不解則怒構矣不顧道理是非凡此六

構變之所由興也然雖有變構猶有所得造事立義

故雖有變說小故若說而不難各陳所見則莫知所

由矣人人競說若不難質由此論之談而定理者眇

矣理多端人情異故發必也聰能聽序登高能賦求

回聽哭蒼舒量象思能造端子展謀侵晉乃明能見機史駢

動即知辭能辯意伊藉答吳王一拜捷能攝失郭淮

帝曰自知必守能待攻墨子謂楚人吾弟攻能奪守

免防風之誅子已學之於宋



毛遂進曰今日從為楚不為趙也楚王從而謝之奪能易予以子之矛易子之盾則物主辭

窮兼此八者然後乃能通於天下之理通於天下之

理則能通人矣不能兼有八美適有一能所謂偏材之人則

所達者偏而所有異目矣各以所通而立其名是故聰能聽序

謂之名物之材思能造端謂之構架之材明能見機

謂之達識之材辭能辯意謂之贍給之材捷能攝失

謂之權捷之材守能待攻謂之持論之材攻能奪守

謂之推徹之材奪能易予謂之質說之材通材之人

既兼此八材行之以道與通人言則同解而心喻同

相是是以與衆人言則察色而順性下有盛色避其所短雖明

包衆理不以尚人恒懷謙下故處物上聰叡資給不以先人常懷

退後故在物上善言出已理足則止通理則止不務煩辭鄙誤在人過

而不迫見人過跌輒當歷避罵人之所懷扶人之所能扶贊人之所能

則人人自任矣不以事類犯人之所媮胡故反與盲人言不諱眇瞎之類不

以言例及已之所長已有武力不與虢虎之倫說直說變無所畏

惡通材平釋信而後諫雖觸龍鱗物無害者采蟲聲之善音不以聲醜棄其善曲贊

愚人之偶得不以人愚廢其嘉言奪與有宜去就不留方其盛

氣折謝不恡不避銳跌不惜屈撓方其勝難勝而不矜理自勝耳何所



矜心平志諭無適無莫付是非於道理不貪勝於求名期於得道而已矣是可與論經世而理物也曠然無懷委之至當是以世務自經萬物

自非理區林平來之善音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人物志卷上

人物志卷中

魏 邯鄲劉邵著

涼 燉煌劉昞注

新安程榮校

材能第五材能大小其準不同

或曰人材有能大而不能小猶函牛之鼎不可以烹

雞愚以為此非名也夫人材猶器大小異或者以大

夫能之為言已定之稱先有定質而豈有能大

而不能小乎凡所謂能大而不能小其語出於性有



寬急寬者弘裕性有寬急故宜有大小寬弘宜治大急切宜治小

寬弘之人宜為郡國使下得施其功而總成其事則煩碎事不成

矣則煩碎事不成然則郡之與縣異體之大小者也明能治大郡則能治小郡能治

大縣亦能治小縣以實理寬急論辯之則當言大小異宜不

當言能大不能小也若能大而不能小仲尼豈不為季氏臣若夫雞之

與牛亦異體之小大也鼎能烹牛亦能烹雞鉋能烹雞亦能烹犢故鼎亦

宜有大小若以烹犢則豈不能烹雞乎但有宜與不宜豈有能與不能

故能治大郡則亦能治小郡矣推此論之人材各

有所宜非獨大小之謂也文者理百官武者治軍旅夫人材不同

能各有異有自任之能脩己潔身總禦百官有立法使人從之

之能法懸人懼無敢犯也有消息辨護之能智意辨護周旋得節有德教

師人之能道術深明動為物教有行事使人譴讓之能云為得理義和

於有司察糾摘之能督察是非無不區別有權奇之能務以奇計成事

立有威猛之能猛毅昭著振威敵國夫能出於材材不同量材

能既殊任政亦異是故自任之能清節之材也故在

朝也則冢宰之任為國則矯直之政其身正故掌天官而總百揆

立法之能治家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司寇之任為國

立有威猛之能猛毅昭著振威敵國夫能出於材材不同量材

能既殊任政亦異是故自任之能清節之材也故在

朝也則冢宰之任為國則矯直之政其身正故掌天官而總百揆

立法之能治家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司寇之任為國



則公正之政法無私故掌秋計策之能術家之材也

故在朝也則三孤之任為國則變化之政計慮明故

助論人事之能智意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冢宰之佐

為國則諧合之政智意審故佐天行事之能譴讓之

材也故在朝也則司寇之任為國則督責之政辨衆

佐秋官而督傲慢權奇之能伎倆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司空

之任為國則藝事之政伎能巧故任冬司察之能臧

否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師氏之佐為國則刻削之政

是非章故佐師威猛之能豪傑之材也故在朝也則

氏而察善否

將帥之任為國則嚴厲之政體果毅故總六凡偏材

之人皆一味之美譬飴以甘為名故長於辨一官弓

揉材而有餘力而短於為一國兼掌陶冶何者夫一官之任

以一味協五味鹽人調鹽醢人調醢則五味成矣一

國之政以無味和五味水以無味故五味得其和猶

又國有俗化民有劇易五方不同風俗各異而人材

不同故政有得失以簡治易則失是以王化之政宜於

統大易簡而天下以之治小則迂網疎而吞辨護之

政宜於治煩事皆辨護以之治易則無易甚於督促

民不便也



策術之政宜於治難權畧無方以之治平則無奇術數

煩衆民不安矣矯抗之政宜於治侈矯枉過正以之治弊則

殘俗弊治嚴諧和之政宜於治新國新禮殺以之治

舊則虛苟合之教公刻之政宜於糾姦刻削不深以

之治邊則失衆衆民憚法威猛之政宜於討亂亂民

非威以之治善則暴濫良善矣伎倆之政宜於治富

以使以國彊民以之治貧則勞而不困易貨改鑄故量能

授官不可不審也凡此之能皆偏材之人也故或能

言而不能行或能行而不能言智勝則能言至於國

體之人能言能行故為衆材之雋也人君之能異於

此平淡無為故臣以自任為能竭力致功君以用人

為能任賢使能臣以能言為能各言其能君以能聽

為能聽言觀行臣以能行為能必行其君以能賞罰

為能必當其所能不同君無為而故能君衆材也若

以有為代大匠斷則貴人下利害第六建法陳術以利國家

蓋人業之流各有利害流漸失源夫節清之業著于

儀容發於德行心清意正則未用而章其道順而有

儀容發於德行德容外著未用而章其道順而有



化德輝昭著故不試而效故其未達也為衆人之所

進理順則衆人樂進之既達也為上下之所敬德和理順誰能慢之其功

足以激濁揚清師範僚友其為業也無弊而常顯非徒

不弊存而有顯故為世之所貴德信有常人不能賤法家之業本于制

度待乎成功而效法以禁姦姦止乃效其道前苦而後治嚴而

為衆初布威嚴是以勞苦故其未達也為衆人之所

忌姦黨樂亂忌法者衆已試也為上下之所憚憲防肅然內外振悚其功

足以立法成治民不為非治道乃成其弊也為群枉之所讐法

寵貴終受其害其為業也有敝而不常用明君乃能用之彊明不繼世故法不

常用故功大而不終是以商君車裂吳起支解術家之業出於聰思

待於謀得而章斷於未行人無信者功成事效而後乃彰也其道先微而

後著精而且玄計謀微妙其始至精終始合符是以道著其未達也為衆

人之所不識謀在功前衆何由識其用也為明主之所珍暗主昧然

豈能貴之其功足以運籌通變變以求通故能成其功其退也藏於

隱微計出微密是以不露其為業也奇而希用主計神奇用之者希也故

或沈微而不章世希能用道何由章智意之業本于原度其道

順而不忤將順時宜何忤之有故其未達也為衆人之所容矣

庶事不逆善者來親已達也為寵愛之所嘉與衆同和其功足內外美之



以讚明計慮媚順於時言其蔽也知進而不退不見

是以慕或離正以自全用心多媚其為業也諳而難

持韜情諳智非故或先利而後害知進志退臧否之

業本乎是非其道廉而且砥清而混雜故其未達也

為衆人之所識清潔不汙已達也為衆人之所稱業

明白出其功足以變察是非理清道潔其蔽也為詆

訶之所怨詆訶之徒其為業也峭而不裕峭察於物

故或先得而後離衆清亮為時所稱伎倆之業本于

事能其道辨而且速伎計如神其未達也為衆人之

所異伎能出衆故已達也為官司之所任遂事成功

其功足以理煩糾邪釋煩理邪其蔽也民勞而下困

上不端其為業也細而不忝故為治之末也道不平

而下困乎大

接識第七推已接物俱識同體

夫人初甚難知貌厚情深而士無衆寡皆自以為知

人故以已觀人則以為可知也已尚清節則凡清觀

人之察人則以為不識也夫何哉由已之所尚在於

於利欲曲直不同於是故能識同體之善性長思謀

他便謂人不識物也則善策畧仇俊



之而或失異量之美遵法者雖美乃思謀之所不取何以論其然夫

清節之人以正直為度故其歷衆材也能識性行之

常度在正直故而或疑法術之詭謂守正足以致治

法制之人以分數為度故能識較方直之量度在法

方直方直而不貴變化之術謂法分足以濟業術謀之人

以思謨為度故能成策畧之奇度在思謀故而不識

遵法之良謂司謨足以化民器能之人以辨護為度

故能職方略之規度在辨護故而不知制度之原謂

計足以立功何以制度為也智意之人以原意為度故能識韜諳

之權度在原意故而不貴法教之常謂原意足以為

也伎倆之人以邀功為度故能識進趣之功度在邀

功能功能而不通道德之化謂伎能足以成事臧否之人

以伺察為度故能識訶砭之明度在伺察故而不暢

侷儻之異謂謹訶乃成教言語之人以辨析為度故

能識捷給之惠度在剖析故而不知含章之美謂辨

乃理何以含章為也是以互相非駁莫肯相是人皆自以為是

取同體也則接洽而相得性能苟同則雖胡取異體

也雖歷久而不知性能苟異則雖比凡此之類皆謂



一流之材也

故同體則親異體則疎

若二至已上亦隨其所兼

以及異數

法家兼術故能以術輔法

故一流之人能識一流之善

以法治者所

二流之人能識二流之美

體法術者盡法術兼行

有諸流則亦能兼達衆材

體通八流則八材當位物無不理

故兼材

之人與國體同

謂八材之人始進陳言冢宰之官察其所以

欲觀其一隅

則終朝足以識之將究其詳則三日而後足何謂三

日而後足夫國體之人兼有三材故談不三日不足

以盡之一以論道德二以論法制三以論策術然後

乃能竭其所長而舉之不疑

在上者兼明八材然後乃能盡其所進用而無

疑然則何以知其兼偏而與之言乎

察言之時何以識其偏材何以

識其兼材也

其爲人也務以流數杼人之所長而爲之名

目如是兼也

每因事類杼盡人之所能爲之名目言不容口

如陳以美欲人

稱之

已之有善因事自說又欲令人言常稱已

不欲知人之所有如是者

偏也

人之有善耳不樂聞人稱之口不和也

不欲知人則言無不疑

則疑其刻削聞術則疑其詭詐

是故以深說淺益深益異

淺者意近故聞深理

而心逾術是以商君說帝王之道不入則以彊兵之義示之

異則相返反則相非

聞深則心術焉得而相是是以李兌塞而不聽蘓秦之說

是故多陳處直則以

爲見美

以其多方疑似見美也

靜聽不言則以爲虛空

待時來語疑其



無抗為高談則為不遜辭護理高遜讓不盡則以為

實疑其凌已淺陋卑言寡氣言稱一善則以為不薄未敢多陳歷

發眾奇則以為多端偏舉事類則欲以先意而言則

以為分美言合其意因失難之則以為不喻欲補其

喻說以對反則以為較已欲反其事而明博以異雜

則以為無要控盡所懷論以同體然後乃悅弟兄忿

管蔡之事則欣暢而和悅於是乎有親愛之情稱舉之譽苟言之

親愛而已乃至譽而舉之此偏材之常失意常姻護欲人同已

英雄第八自非平淡能各有名英為文昌雄為武稱

夫草之精秀者為英獸之特群者為雄物尚有之故

人之文武茂異取名於此文以英為名是故聰明秀

出謂之英膽力過人謂之雄此其大體之別名也若

校其分數則牙則須英得雄分然後成章各以二分

取彼一分然後乃成膽者雄之分智者英之分英有

知而後立何以論其然夫聰明者英之分也不得雄之膽

則說不行智而無膽膽力者雄之分也不得英之智

則事不立勇而無謀是故英以其聰謀始以其明見

機智以謀事之始待雄之膽行之不能行雄以其力



服衆以其勇排難非力衆不服待英之智成之智以制宜

巧乃然後乃能各濟其所長也譬金待水而成利功物得水然後成養功

若聰能謀始而明不見機乃可以坐論而不可以處

事智能坐論而明不見機何事務之能處聰能謀始明能見機而勇不

能行可以循常而不可以慮變明能循常勇不能行何應變之能為若

力能過人而勇不能行可以為力人未可以為先登

力雖絕群膽雄不決何先鋒之能為力能過人勇能行之而智不能斷

事可以為先登未足以為將帥力能先登臨事無必謀何將帥之能為

聰能謀始明能見機膽能決之然後可以為英張良

是也氣力過人勇能行之智足斷事乃可以為雄韓

信是也體分不同以多為目故英雄異名張良英智多韓信雄

勝然皆偏至之材人臣之任也故英可以為相制勝于近

雄可以為將揚威于遠若一人之身兼有英雄則能長世

高祖項羽是也然英之分以多於雄而英不可以少

也英以致智智能也英分少則智者去之故項羽氣力

蓋世明能合變膽烈無前濟江焚糧而不能聽采奇異有一范

增不用是以陳平之徒皆亡歸高祖英分多故群雄

服之英材歸之兩得其用雄既服矣英又歸之故能吞秦破楚



宅有天下然則英雄多少能自勝之數也勝在於身則能勝物

徒英而不雄則雄材不服也內無主於中徒雄而不

英則智者不歸往也無名以接之故雄能得雄不能

得英兇虎自成羣也英能得英不能得雄鸞鳳自相親也故一人之

身兼有英雄乃能役英與雄能役英與雄故能成大

業也武以服之文以綏之則業隆當年福流後世

八觀第九羣材異品志各異歸觀其通否所格者八

八觀者一曰觀其奪救以明間雜或慈欲濟恤而恠奪其八或救濟廣

厚而乞醯為惠二曰觀其感變以審常度觀其溫作則三曰

觀其志質以知其名微質相應觀色知名四曰觀其所由以辨

依似依計似直倉卒難明察其所安昭然可辨五曰觀其愛敬以知通塞

純愛則物親而情通純敬則理踈而情塞六曰觀其情機以辨恕惑得其

則恕違其七曰觀其所短以知其長計刺雖短而長於為直八

曰觀其聰明以知所達雖體象材而材不聰明事事蔽塞其何能達何謂

觀其奪救以明間雜夫質有至有違剛質無欲所以為至貪情或勝

所以為達若至勝違則惡情奪正若然而不然以欲勝剛

而不故仁出於慈有慈而不仁者仁必有恤有仁而

不恤者厲必有剛有厲而不剛者若夫見可憐則流

剛



涕於中將分與則恡畜是慈而不仁者為仁者必濟恤觀

危急則惻隱於內情動將赴救則畏患是仁而不恤者

為恤者必赴危處虛義則色厲精厲見於貌顧利慾則內衺是厲

而不剛者為剛者必無慾然則慈而不仁者則恡奪之也愛財

傷於慈仁而不恤者則懼奪之也惟怯損於仁厲而不剛者

則慾奪之也利慾害於剛故曰慈不能勝恡無必其能仁

也愛則不施何於仁之為能仁不能勝懼無必其能恤也畏懦不果何恤

之能厲不能勝慾無必其能剛也情存利慾何剛之能成是故

不仁之質勝則伎力為害器仁質既弱而有伎力貪悖

之性勝則彊猛為禍梯廉質既負而性強亦有善情

救惡不至為害惡物宜翦而除純善之人非大害也愛惠

分篤雖傲狎不離平生結交情厚分深雖原壤夷俟而不相棄無大過也助善

著明雖疾惡無害也如殺無道以就有道疾惡雖甚無大非也救濟過厚

雖取人不貪也取人之物以有救濟雖譏在乞醯非大貪也是故觀其奪

救而明間雜之情可得知也或畏恡奪慈仁或救過濟其分而平淡之主順

而何謂觀其感變以審常度夫人厚貌深情將欲求

之必觀其辭旨察其應贊視發言之旨趣觀應和之當否夫觀其辭

旨猶聽音之善醜音唱而善醜別察其應贊猶視智之能否



也聲和而能故觀辭察應足以互相別識彼唱此和然

則論顯揚正白也辭顯唱正不善言應玄也默而識

也玄經緯玄白通也明辨是非可謂通理移易無正雜也據言意

雜先識未然聖也追思玄事獻也見事過人明也以

明為晦智也心雖明之微忽必識妙也理雖至微

妙不昧踈也心致昭然測之益深實也心愈精猶泉

之益深也滋中出測假合炫耀虛也道聽塗說久而無實猶

見其美不足也智不瞻足恐人不伐其能有餘也不

知故曰凡事不度必有其故色貌失實必憂患之色

乏而且荒憂患在心疾疢之色亂而垢雜黃黑色雜

喜色愉然以懌愠色厲然以揚妬惑之色冒昧無常

憤憤粗白粗赤及其動作益竝言辭色既發揚是故其言

甚懌而精色不從者中有違也心恨而言強和其言

有違而精色可信者辭不敏也言不自盡故辭雖言

未發而怒色先見者意憤溢也憤怒填胃者未言將

發而怒氣送之者彊所不然也欲強行不然之凡此

之類徵見於外不可奄違心懽而怒容雖欲違之精

色不從心動感愕以明雖變可知情雖在內感愕發

貌從



知是故觀其感變而常度之情可知觀人辭色而知其心物有常度

然後何謂觀其至質以知其名凡偏材之性二至以然矣

上則至質相發而令名生矣二至質氣之謂也質是直氣清則善名生矣

故骨直氣清則休名生焉骨氣相應各是以美氣清力勁則烈

名生焉氣既清矣力勁則烈勁智精理則能名生焉智既勁矣精理則能

稱智直彊慤則任名生焉直而又美是以見任集于端質則令

德濟焉質徵端和善德乃成加之學則文理灼焉圭玉有質是瑩則成文是

故觀其所至之多少而異名之所生可知也尋其質氣覽其

清濁雖有少之異異狀之名斷可知之何謂觀其所由以辨依似夫純

評性違不能公正質氣俱評何正之有依評似直以評評善以

之評計及良善純宕似流不能通道質氣俱宕何道能通依宕似通行

傲過節似通之宕容傲無節故曰直者亦評評者亦評其評則

同其所以為評則異直人之評評惡憚非純評為評評善刺是通者亦宕

宕者亦宕其宕則同其所以為宕則異通人之宕簡而達道純宕

傲僻以自恣然則何以別之直而能溫者德也溫和為直所以為德

直而好評者偏也性直過評所以為偏評而不直者依也純評似直

所以為依道而能節者通也以道自節所以為通通而時過者偏也

性通時過宕而不節者依也純宕自通所以為依偏之與依志

所以為偏



同質違所謂似是而非也質同通直或偏或依是故輕諾似烈

而寡信不量己力輕許死人多易似能而無効材不能

日謂能辦受事臨雖畏怯不能殉命進銳似精而去速精躁之人訶者似

察而事煩譴訶之人每多煩亂訐施似惠而無成當時似給面

從似忠而退違阿順目前却則自是此似是而非者也紫色亂

惡亦有似非而是者事同於非其大權似姦而有功

伊去太甲以成其功大智似愚而內明終日不違內實分別博愛似虛而

實厚汎愛無私似虛而實正言似訐而情忠譬帝桀紂至誠忠愛夫察似

明非御情之反欲察似類審則是非御取人情反覆明之有似理訟其實

難別也故聖人參訊廣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得其

實若其實可得何憂乎驩堯何迂乎有苗是以故聽

言信貌或失其真言訥貌惡仲尼失之子羽詭情御反或失其賢

疑非人情公賢否之察實在所依雖其難知即當尋

是故觀其所依而似類之質可知也雖其不盡得其

似身其體氣粗可幾矣何謂觀其愛敬以知通塞蓋人道之極

莫過愛敬愛生於父子敬立於君臣是故孝經以愛為至德起父

親故為至德以敬為要道終君臣之義易以感為德氣通

人得之以利養以謙為道尊卑殊別老子以無為德施化無



則以虛為道寂寞無為禮以敬為本禮由陰作樂以

愛為主樂由陽來然則人情之質有愛敬之誠方在

愛敬則與道德同體動獲人心而道無不通也體道

故物順生矣然愛不可少於敬少於敬則廉節者歸之廉

好敬是以歸之而衆人不與衆人樂愛愛多於敬則雖廉

節者不悅而愛接者死之廉人寡常人衆衆人樂愛

愛之為道不可少矣何則敬之為道也嚴而相離其勢難久必動

肅容過之不及逆旅之人不及溫和而歸也愛之為道也情親意厚深而

感物煦淪篤密感物深感是是故觀其愛敬之誠而

通塞之理可得而知也篤於慈愛則温和而上下之

內之情塞然必愛敬相須不可一時而無然行其二

義者常當務令愛多敬少然後肅穆之風可得希矣

何謂觀其情機以辨恕惑夫人之情有六機杼其所

欲則喜為有力者譽鳥獲不杼其所能則怨為辯給

緘其心莫不忿然以自伐歷之則惡抗已所能以歷以謙損

下之則悅卑損下人犯其所乏則姻人皆悅已所長

其所短則以惡犯姻則妬自伐其能人所惡也稱人

能犯人所姻則妬害生也此人性之六機也夫人情莫不欲遂其

志志欲遂已成故烈士樂奮力之功遭難而善士樂督



政之訓政脩而善士用能士樂治亂之事治亂而求賢能術士樂計

策之謀廣筭而求其策辨士樂陵訊之辭賓贊而求辨給貪者樂貨

財之積貨財積則貪者容其求幸者樂權勢之尤權勢之尤則幸者竊其柄

苟贊其志則莫不欣然是所謂杼其所欲則喜也所欲

之心杼盡復何怨乎若不杼其所能則不獲其志不獲其志則

戚憂已才之不展是故功力不建則烈士奮奮憤不能盡其材也德行

不訓則正人哀哀不得行其化政亂不治則能者歎歎不得用其能

敵能未弭則術人思思不得運其奇貨財不積則貪者憂憂無

所收其利權勢不尤則幸者悲悲不得弄其權是所謂不杼其能

則怨也所怨不杼其能悅也人情莫不欲處前故惡人之自伐

皆欲居物先故惡人之自伐也自伐皆欲勝之類也是故自伐其善

則莫不惡也惡其有勝已之心是所謂自伐歷之則惡也是以

達者終不自伐人情皆欲求勝故悅人之謙謙所以下之下

有推與之意是故人無賢愚接之以謙則無不色擇

不問能否皆欲勝人是所謂以謙下之則悅也是以君子人情終日謙謙

皆欲掩其所短見其所長稱其所長則悅稱其所短則慍是故人駁

其所短似若物冒之情之憤悶有若覆冒是所謂駁其所乏則

姻也覆冒純塞其心姻戾人情陵上者也見人勝已皆欲陵之陵犯其所

人勿忘



惡雖見憎未害也雖惡我自伐未甚疾害也若以長駁短是所謂

以惡犯姻則妬惡生矣以已之長較人之短而取其害是以達者不為之也凡

此六機其歸皆欲處上物之自大皆爾是以君子接物犯

而不校知物情好勝雖或以小犯已終不較拒也不校則無不敬下所以

避其害也務行謙敬誰害之哉小人則不然既不見機不達妬害之機

而欲人之順已謂欲人無違已以佯愛敬為見異孔光逡巡董賢欣喜

以偶邀會為輕謂非本心忿其輕已苟犯其機則深以為怨小人

難事而易悅而是故觀其情機而賢鄙之志可得而知也賢

志在退下鄙劣志在陵上是以平淡之主御之以正訓貪者之所憂戒幸者之所悲然後物不自伐下不

陵上賢否當何謂觀其所短以知所長夫備材之人

皆有所短智不能周也故直之失也訐刺訐傷於義故其

剛之失也厲剛切傷於理故諫和之失也慳及道故

宮之奇為人撓不能強諫介之失也拘拘愚不達事尾生夫直者

不訐無以成其直既悅其直不可非其訐用人之直恕其訐也

訐也者直之徵也非訐不直剛者不厲無以濟其剛既

悅其剛不可非其厲用人之剛恕其厲也厲也者剛之徵也非

不能和者不慳無以保其和既悅其和不可非其慳

用人之和慳也者和之徵也非慳不和介者不拘無以



守其介既悅其介不可非其拘用人之介拘也者介

之徵也非拘不然有短者未必能長也純訐之人有

長者必以短為徵純和之人是故觀其徵之所短而

其材之所長可知也欲用其剛必何謂觀其聰則以

知所達夫仁者德之基也載德而行義者德之節也制德

宜禮者德之文也禮德之文理也信者德之固也固德之智

者德之帥也非智不夫智出於明明達乃明之於人

猶晝之待白日夜之待燭火火日愈明所照愈遠及遠之明難

益盛者所見及遠火日愈明所照愈遠及遠之明難

聖人猶是故守業勤學未必及材生知者上材藝精

巧未必及理因習成巧理義辨給未必及智理成事

智玄智能經事未必及道役智經務道思玄遠然後乃

周道無不載是謂學不及材材不及理理不及智智

不及道道智玄微故道也者回覆變通理不繫一是

故別而論之各自獨行則仁為勝仁者濟物之資合

而俱用則明為將仁者待明故以明將仁則無不懷

威以使之以明將義則無不勝示以斷以明將理則

無不通理若明練然則苟無聰明無以能遂暗者昧



成務成遂故好聲而實不充則恢恢迂遠好辯而理不至

則煩辭煩而無正理好法而思不深則刻刻過於理好術而計不

足則偽詭誣詐也是故鈞材而好學明者為師比力而爭

智者為雄等德而齊達者稱聖聖之為稱明智之極

名也是以動而為天下法言而為萬世是以觀其聰

明而所達之材可知也

人物志卷中終

人物志卷下

魏 邾鄆劉邵著

凉 燉煌劉昞注

明 新安程榮校

七繆第十人物之理妙而難明以情鑒察繆猶有七

七繆一日察譽有偏頗之繆徵質不明故聽有偏頗也二曰接物

有愛惡之惑或情同忘其惡或意異違其善也三曰度心有小大之

誤或小知而大無成或小暗而大無明四曰品質有早晚之疑有早智而速成

者有晚智材同勢均則相競而晚成者五曰變類有同體之嫌材同勢傾則相敬



六日論材有申壓之詭藉富貴則惠施而名申處貧賤則乞求而名壓七日

觀奇有二尤之失妙尤含藏直尤虛夫采訪之要不

在多少事無巨細要在得正然徵質不明者信耳而不敢信目

目不能察而信於耳故人以為是則心隨而明之人以為非則

意轉而化之信人毀譽故向之所是化而為非雖無所嫌意若不疑

信毀譽者心雖無嫌意固疑矣且人察物亦自有誤愛憎兼之其情

萬原明既不察加之愛惡是非是疑豈可勝計不暢其本胡可必信去愛憎之情則實是故知人者以目正耳雖聽人言常正之以目不知人

者以耳敗目親見其誠猶信毀而棄之故州閭之士皆譽皆毀未

可為正也或眾附阿黨或獨立不群交遊之人譽不三周末必信

是也交結致譽不三周色貌取人而行違之夫實厚之士交遊之間必

每所在肩稱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上等援之下等推之

苟不能周必有咎毀行不篤敬者或諂諛得止而失於下或阿偏下

失於上黨得下而失於上故偏上失下則其終有毀非之者多故誠能三周則為國所

利此正直之交也由其正直故名有利故皆合而是亦有違比

或違正阿黨故合而是之皆合而非或在其中或特立不群若有

奇異之材則非眾所見奇逸絕眾而耳所聽采以多

衆何由識

二

二

二



為信不能審查其材是繆於察譽者也信言察物必多繆失是以

聖人如有所夫愛善疾惡人情所常不問賢愚情皆同之也苟

不明質或踈善善非非者見善善者見踈豈故然哉由意不明何以論之

夫善非者雖非猶有所是既有百非必有一是以其所是順已

所長惡人一是與已所長同也則不自覺情通意親忽忘其惡與

已同志其百非謂矯駕為至孝殘桃為至忠善人雖善猶有所乏雖有百善或有

一短以其所乏不明已長善人一短與已所長異也以其所長輕已

所短則不自知志乖氣違忽忘其善以與已異百善皆棄謂曲杖為

七首葬楮為反具耶是惑於愛惡者也微質暗昧者其於接物常以愛惡惑異其正

夫精欲深微質欲懿重志欲弘大心欲謙小精微所

以入神妙也龐則失神懿重所以崇德宇也躁則失身志大所

以戡物任也小則不勝心小所以慎咎悔也大則驕陵故詩詠

文王小心翼翼不大聲以色小心也言不貪求大名聲見於顏色

王赫斯怒以對於天下志大也故能誅紂定天下由此

論之心小志大者聖賢之倫也心小故以服事殷志大故三分天下有其

二心大志大者豪傑之雋也志大而心又大故名豪雋心大志小

者傲蕩之類也志小而心闊遠故為傲蕩之流也心小志小者拘悞

之人也心近志短豈能弘大衆人之察或陋其心小見沛公燒絕棧道謂



其不能定天下或壯其志大見項羽號稱強楚是誤於小大

者也由智不能察其度夫人材不同成有早晚有早

智而速成者質清氣朗生則秀異故有晚智而晚成

者質重氣遲則久乃成器有少無智而終無所成者

質濁氣暗終老無成故原壤有少有令材遂為雋器

者幼而通理長則愈明故常材四者之理不可不察

當察其早晚夫幼智之人材智精達然其在童髦皆

有端緒仲尼戲言俎豆故文本辭繁初辭繁者辯始

給口幼給口者長仁出慈恤幼慈恤者施發過與幼

必辯論也必給口者長

與者長幼多畏者慎生畏懼長必謹慎廉起不取幼不妄取早

必好施長必謹慎智者淺惠而見速見小事則晚成者奇識而舒遲雖

舒緩能終暗者並困於不足事務難易遂務者周達

識其妙皆能極之而有餘事無大小而衆人之察不慮其變常以一槩

是疑於早晚者也或以早成而疑晚智或以晚智而

夫人情莫不趣名利避損害名利之路在於是得是

在已名損害之源在於非失非失在已故人無賢愚

利與之賢者尚然能明已是莫過同體同體

皆欲使是得在已况愚者乎能明已是莫過同體同體

於我則能明已是以偏材之人交遊進趨之類皆親愛同體

能明已

能明已

能明已



而譽之同體能明已是以親而譽之憎惡對反而毀之與已體反是以惡而

踈序異雜而不尚也不與已同不與已異則雖不憎亦不尚之推而論之

無他故焉夫譽同體毀對反所以証彼非而著已

也由與已同體故証至于異雜之人於彼無益於已彼非而著已也是也

無害則序而不尚不以彼為是不以已為非都無損益何所尚之是故同體

之人常患於過譽譬俱為力人則力小者慕大力大者提小故其相譽常失其實也

及其名敵則勢能相下若俱能負鼎則爭勝之心生故不能相下是故直

者性奮好人行直於人見人正直則心好之而不能受人之許

刺已之非則許而不受盡者情露好人行盡於人見人穎露則心好之而

不能納人之徑說已徑盡則違之不納務名者樂人之進趨過

人見人乘人則悅其進趨而不能出陵已之後人陵於已則忿而不服是

故性同而材傾則相援而相賴也並有旅力則大能獎小性同

而勢均則相競而相害也恐彼勝已則妬善之心生此又同體之

變也故或助直而毀直人直過於已直則非毀之心生或與明而毀

明人明過於已明則妬害之心動而衆人之察不辨其律理是嫌於

體同也體同尚然况異體乎夫人所處異勢勢有申壓富貴遂

達勢之申也身處富貴物不能屈是以佩六國之印父母迎於百里之外貧賤窮

匱勢之壓也身在貧賤志何申展是以黑貂之裘弊妻嫂墮于閨門之內上材之



人能行人所不能行凡云為動靜固非衆人之所及是故達有勞謙

之稱窮有著明之節材出于衆其進則哀多益寡勞謙濟世退則履道坦坦幽人貞

吉中材之人則隨世損益守常之智申壓在時故勢來則益勢去則損是

故藉富貴則貨財充於內施惠周於外資財有餘恣意周濟見

瞻者求可稱而譽之感其恩紀匡救其惡是以朱建受金而為食其畫計見援

者闡小美而大之感其引援將順其美是以曹丘見接為季布揚名雖無異

材猶行成而名立夫富與貴可不欣哉乃至無善而行成無智而名立是以富貴妻嫂

恭况他人乎處貧賤則欲施而無財欲援而無勢有慈心而無以

拯識奇材而不能援親戚不能恤朋友不見濟內無蔬食之饋外無緼袍之贈

分義不復立恩愛浸以離意氣皆空薄分意何由立怨望者並至

歸非者日多非徒薄已遂生怨謗之言雖無罪尤猶無故而廢也

夫貧與賤可不憚哉乃至無由而生謗無罪而見廢是故貧賤妻子慢况他人乎故世有侈

儉名由進退行雖在我而名稱在世是以良農能稼未必能穡天下皆富則

清貧者雖苦必無委頓之憂家給人足路且有辭施

之高以獲榮名之利得辭施之高名受餘光之善利皆貧則求假無

所告家貧戶乏粟成珠玉而有窮乏之患且生鄙吝之訟乞假無遺

與嫂叔爭糟糠是故鈞材而進有與之者則體益而茂遂已既不足

自足復須給賜則名美行成所為遂達私理卑抑有累之者已既不足親戚並困



則微降而稍退上等不援下等不推而衆人之觀不理其本各

指其所在謂申達者為材能壓屈者為愚短是疑於申壓者也材智雖鈞

貴賤殊塗申壓之變在乎貧富夫清雅之美著乎形質察之寡失形

外著故可得而察之失繆之由恒在二尤二尤之生與物異列

是故非常人之所見故尤妙之人含精於內外無飾姿警金水內明而

不外朗故馮唐白首屈於郎署尤虛之人碩言瑰姿內實乖反猶燭火外

照灰燼內暗故主父偃辭麗一歲四遷而人之求奇不可以精微測其

玄機明異希其尤奇異非精不察或以貌少為不足觀醜茂貌惡便疑其

淺陋或以瑰姿為巨偉見江克貌麗便謂其巨偉或以直露為虜華

以其款盡疑無厚實以巧飭為真實巧言如流悅而觀之是以早拔多

誤不如順次或以甘羅為早成而用之於早歲或訣復欲順次也夫順次常度

也苟不察其實亦焉往而不失徵質不明不能識奇故使順次亦不能得

故遺賢而賢有濟則恨在不早拔故鄭伯謝之於燭武拔奇而

奇有敗則患在不素別故光武悔之於朱浮任意而獨繆則悔

在不廣問秦穆不從蹇叔雖追誓而無及廣問而誤已則怨已不自

信隗囂心存於漢而為王兔所誤是以驥子發足衆士乃誤韓信立

功淮陰乃震夫豈惡奇而好疑哉乃尤物不世見而

奇逸美異也故非常人之所識也是以張良體弱而精強為衆



智之雋也

不以質弱而傷於智

荆叔色平而神勇為衆勇之傑

也

不以色和而傷於勇然則雋傑者衆人之尤也

奇逸過於衆人故衆人不

能及聖人者衆尤之尤也

通達過於衆奇故衆奇不能逮

其尤彌出者

其道彌遠

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故一國之雋於州為輩未

得為第也

郡國之所雋異比於一州之第於天下為

州郡未及其第目

根

州郡之所第目以比天下之雋根而不可及根一回反樞也

天下之根世有優

劣

英人不世繼是以伊召管齊應運乃出

是故衆人之所貴各貴其出

已之尤

智材勝已則以為貴

而不貴尤之所尤

尤之尤者非是衆人之所識

故衆人之明能知輩士之數

衆人明者粗知郡國出輩之士而已而不

能知第目之度

乃未識郡國品第之雋

輩士之明能知第目之

度

出輩明者粗知郡國第目之良

不能識出尤之良也

未識出尤奇異之理

尤之人能知聖人之教

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不能究之入室之

奧也

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由是論之人物之理妙不可

得而窮已

為當擬諸形容象其物宜觀其會通舉其一隅而已

效難第十一

人材精微實自難知知之難審效薦之難

有知之

蓋知人之效有二難有難知之難

尤奇遊雜

有知之

而無由得效之難

已雖知之無由得薦

何謂難知之難人物精

微

智無形狀奇逸精妙

能神而明

欲入其神而明其智

其道甚難固難知



之難也

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况常人乎

是以衆人之察不能盡備

守各

其一方而已

故各自立度以相觀采

以已所能歷觀衆才

或相其形

容

以貌狀取人

或候其動作

以進趨取人

或揆其終始

以發正取人

或揆其儼象

以旨意取人

或推其細微

以情理取人

或恐其過

誤

以簡恕取人

或循其所言

以辭旨取人

或稽其行事

以功效取人

八者遊雜

各以意之所可爲准是以雜而無紀

故其得者少所失者多

但取其同於已而失其異於已已不必兼故失者多

是故必有草創信形之誤

或色貌取人而行違

又有居止變化之謬

或身在江海心存魏闕

故其接

遇觀人也隨行信名失其中情

是以聖人聽言觀行如有所譽必有所試

故淺美揚露則以爲有異

智淺易見狀似異美

深明沉漠則以

爲空虛

智深內明狀似無實

分別妙理則以爲離婁

研精至理狀似離婁

口傳甲乙則以爲義理

強指物類狀似有理

好說是非則以爲

臧否

妄說是非似明善否

講目成名則以爲人物

強議賢愚似明人物

道政事則以爲國體

妄論時事似識國體

猶聽有聲之類名隨

其音

七者不能明物皆隨行而爲之名猶聽猶音而謂之猫聽雀音而謂之雀不知二蟲竟謂何名

也世之疑惑皆此類也是以魯國儒服者衆人皆謂之儒立而問之一人而已

夫名非實用

之不效

南箕不可挹酒漿比斗不可挹酒漿

故曰名猶口進而實從事

退衆觀形而名之

中情之人各不副實用之有效真智



在中衆不能見故無外名而有內實故名由衆退而實從事章效立則各章

此草創之常失也淺智無終深智無始故衆人之察物常失之於初故必待

居止然後識之視其所止觀其所居而焉不知故居視其所安安其舊者

敦於仁達視其所舉舉剛直者厚於義富視其所與與嚴壯者明於禮

窮視其所為為經術者勤於智貧視其所取取其分者存於信然後

乃能知賢否行此者賢反此者否此又已試非始相也試而知之豈相

也所以知質未足以知其略畧在變通不可常准且天下之人

不可得皆與遊處故視其外狀可以未足盡知或志趣變易隨

物而化是以世祖失之龐萌曹公失之董卓或未至而懸欲或已至而

易顧李軼始專心於光武終改顧於聖公或窮約而力行或得志而從

欲王莽初則布衣折節卒則窮奢極侈此又居止之所失也情愛如此誰能定之

由是論之能兩得其要是難知之難既知其情又察其變故非常人

之所審何謂無由得效之難上材已莫知已難識或所識

者在幼賤之中未達而喪未及進達其人已喪或所識者未拔

而先沒未及拔舉已先沒世或曲高和寡唱不見讚公叔座薦商軼而魏

王不能用或身卑力微言不見亮禽息舉百里奚首足皆碎或器非時

好不見信貴實后方好黃老或不在其位無由得拔

中和非因匠或在其位以有所屈迫而何武舉公孫錄而為王氏所推

所以抱璞泣下



是以良材識真萬不一遇也材能雖良當遇知己知已雖遇當值明王三者

之遭萬不一會須識真在位識百不一有也雖識已真或在位以位

勢值可薦致之宜十不一合也識已須在位或明足

識真有所妨奪不欲貢薦雖識辨賢愚而屈於妨奪故有不欲或好貢

薦而不能識真在位之人雖心好賢善而明不能識是故知與不知相

與分亂於總猥之中或好賢而不識或知賢而心妬故用與不用同於衆總紛然滄

亂實知者患於不得達效身無位次無由效達不知者亦自以

為未識身雖在位而不能識所謂無由得效之難也故曰知人

之效有二難是以人主常當運其聰智廣其視聽明揚側陋旁求俊乂舉能不避仇讐拔賢

不棄幽隱然後國家可得而治功業可得而濟也

釋爭第十二

賢善不伐况小事乎釋忿去爭必荷榮福

蓋善以不伐為大為善而自伐其能衆人之所小賢以自矜為損行

而去自賢之心何往而不益哉是故舜讓于德而顯義登聞湯降不

遲而聖敬日躋彼二帝雖天挺聖德生而上哲猶懷勞謙疾行退下然後信義登聞光宅

天郊至上人而抑下滋甚王叔好爭而終于出犇此

大夫矜功陵物或宗遺族滅或逃禍出奔由此觀之爭讓之道豈不懸歟然則卑讓降下

者茂進之遂路也江海所以為百谷王以其處下也矜奮侵陵者毀

塞之險途也兕虎所以攫牢檻以其性猶噬也是以君子舉不敢越



儀準志不敢凌軌等足不苟蹈內勤已以自濟外謙

讓以敬懼獨處不敢為非是以怨難不在於身而榮

福通於長久也外物不見傷彼小人則不然矜功伐

能好以陵人初無巨細心是以在前者人害之矜能

人情有功者人毀之恃功驕盈毀敗者人幸之及其

所害是故並轡爭先而不能相奪小人競進智不相

所幸兩頓俱折而為後者所趨中道而斃後者乘之譬

由是論之爭讓之途其別明矣君子尚讓故涉萬

爭足未動然好勝之人猶謂不然貪則好勝雖聞德

而路塞

乃云古人讓以得今人讓以失心之所是起而爭之以在前為速銳以處後為

留滯故行坐汲汲以下眾為卑屈以躡等為異傑苟

起等不羞負乘以讓敵為迴辱以陵上為高厲故趙穿不顧

偏師是故抗奮遂往不能自反也譬虎狼食生物夫

以抗遇賢必見遜下相如為廉頗遂以抗遇暴必構

敵難灌夫不為田蚡敵難既構則是非之理必溷而

難明俱自是而非溷而難明則其與自毀何以異哉

兩虎共鬪小者死大且人之毀已皆發怨憾而變生

豐也若本無憾恨遭事必依託於事飾成端末凡相

毀謗



必因事類而飾成之其餘聽者雖不盡信猶半以為然也由言有端

角故信之者半已之校報亦又如之復當報謗為生翅尾終其所歸亦

各有半信著於遠近也俱有形狀不知其實是以近遠之聽皆半信於此半信於

彼然則交氣疾爭者為易口而自毀也已說人之瑕人亦說已之

穢雖詈人自取其詈也並辭競說者為貸手以自毀辭忿則力爭已既毀

人人亦毀已此其為借手以自毀為惑繆豈不甚哉借手自毀借口自詈非惑如何

然原其所由豈有躬自厚責以致變訟者乎已能自責人亦

自責兩不言競變訟何由生哉皆由內恕不足外望不已所以爭者由內不能

恕已自責而外望於人不已也或怨彼輕我或疾彼勝已是故心爭終無休已

夫我薄而彼輕之則由我曲而彼直也曲而見輕固其宜矣我

賢而彼不知則見輕非我咎也親友傷也固其宜矣若彼賢而

處我前則我德之未至也德輕在彼固所宜也若德鈞而彼先

我則我德之近次也德鈞年次固其常矣夫何怨哉且兩賢未

別則能讓者為雋矣材鈞而不爭優劣衆人善其讓爭雋未別則用

力者為憊矣雋等而名未別衆人惡其鬪是故蘭相如以迴車決

勝於廉頗寇恂以不鬪取賢於賈復此二賢者知爭途不可由故回

車退避或酒炙迎送故物勢之反乃君子所謂道也

廉賈肉袒爭尚浪矣龍蛇之蟄以存身尺蠖之屈以求伸蟲微物耳尚知蟠屈况於人乎是故君子知屈之



可以為伸故含辱而不辭韓信屈於跨下之辱知卑讓之可以

勝敵故下之而不疑展喜犒齊師之謂也及其終極乃轉禍而

為福晉文避楚三舍而有城濮之勳屈讐而為友相如下廉頗而使為刎頸之交

怨讐不延於後嗣而美名宣於無窮子孫荷其榮蔭竹帛紀其高義

君子之道豈不裕乎若偏急好爭則身危當年何後來之能福且君子能

受纖微之小嫌故無變鬪之大訟大訟起於纖芥故君子慎其小

人不能忍小忿之故終有赫赫之敗辱小人以小惡為無傷而不

去故罪大不可救怨在微而下之猶可以為謙德也然解惡積不可救

纖微則謙德變在萌而爭之則禍成而不救矣消消不息

遂成江河水漏是故陳餘以張耳之變卒受離身之

害思復須臾之忿忘終身之惡是以身滅而嗣絕也彭寵以朱浮之却終有

覆亡之禍恨督責之小故違終始之禍福之機可不

慎哉二女爭桑吳楚之難作季邱閻雞魯國之釁作可不畏歟可不畏歟是故君子之

求勝也以推讓為利銳推讓所往以自修為柵櫓修已

以敬物無害者靜則閉嘿浪之玄門動則由恭順之通路時

可以動則履正而後進是以戰勝而爭不形動靜得

無與爭爭不以敵服而怨不構干戈不用何若然者

悔恹不存于聲色夫何顯爭之有哉色貌猶不動况力爭乎彼



顯爭者必自以為賢人而人以為險詖者以已為賢

是已非人人實無險德則無可毀之義若信有險德專固自是

又何可與訟乎險而與之訟是桺兕而櫻虎其可乎

怒而害人亦必矣易曰險而違者訟訟必有衆起險言

而行違必起老子曰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衆而成訟矣是以越俗乘高獨行於三等之上何謂三

等以謙讓為務者是故君子以爭途之不可由也由於

所往而無爭者必覆輪而致禍

等者必覆輪而致禍

等而致禍是以越俗乘高獨行於三等之上何謂三

等者必覆輪而致禍

等者必覆輪而致禍

等者必覆輪而致禍

等者必覆輪而致禍

等者必覆輪而致禍

等者必覆輪而致禍

等者必覆輪而致禍

等者必覆輪而致禍

等者必覆輪而致禍

等者必覆輪而致禍

等者必覆輪而致禍

一等

不自量度

賢而尚人二等

自美其能

賢而能讓

二等

歸善於物

緩已急人一等

性不怒人

急已急人

三等

福戾峭刻

急已寬人三等

謹身恕物

凡此數者

皆道之奇物之變也心不純一三變而後得之故人

莫能遠也小人安其下等夫唯知道通變者然後能

處之處上等而是故孟之反以不伐獲聖人之譽不

處上等而是故孟之反以不伐獲聖人之譽不

處上等而是故孟之反以不伐獲聖人之譽不

處上等而是故孟之反以不伐獲聖人之譽不

處上等而是故孟之反以不伐獲聖人之譽不

處上等而是故孟之反以不伐獲聖人之譽不

處上等而是故孟之反以不伐獲聖人之譽不

處上等而是故孟之反以不伐獲聖人之譽不

處上等而是故孟之反以不伐獲聖人之譽不

處上等而是故孟之反以不伐獲聖人之譽不

處上等而是故孟之反以不伐獲聖人之譽不

處上等而是故孟之反以不伐獲聖人之譽不

處上等而是故孟之反以不伐獲聖人之譽不

處上等而是故孟之反以不伐獲聖人之譽不

處上等而是故孟之反以不伐獲聖人之譽不

處上等而是故孟之反以不伐獲聖人之譽不

其功美

管叔以辭賞受嘉重之賜

不貪其賞

夫豈詭

詭情求名耶乃

遇以求之哉乃純德自然之所合也

至直發於中

彼君子知自損之為益故功一而美二

自與理會也

彼君子知自損之為益故功一而美二

自與理會也

彼君子知自損之為益故功一而美二

自與理會也

彼君子知自損之為益故功一而美二

自與理會也

彼君子知自損之為益故功一而美二

自與理會也

彼君子知自損之為益故功一而美二

自與理會也

彼君子知自損之為益故功一而美二

自與理會也

彼君子知自損之為益故功一而美二

自與理會也

彼君子知自損之為益故功一而美二

自與理會也

彼君子知自損之為益故功一而美二

自與理會也

彼君子知自損之為益故功一而美二

自與理會也

彼君子知自損之為益故功一而美二

自與理會也

彼君子知自損之為益故功一而美二

自與理會也

彼君子知自損之為益故功一而美二

自與理會也

彼君子知自損之為益故功一而美二

自與理會也

彼君子知自損之為益故功一而美二

自與理會也

彼君子知自損之為益故功一而美二

自與理會也

彼君子知自損之為益故功一而美二

自與理會也

彼君子知自損之為益故功一而美二

自與理會也

彼君子知自損之為益故功一而美二

自與理會也

彼君子知自損之為益故功一而美二

自與理會也

彼君子知自損之為益故功一而美二

自與理會也

彼君子知自損之為益故功一而美二

自與理會也

彼君子知自損之為益故功一而美二

自與理會也

彼君子知自損之為益故功一而美二

自與理會也

彼君子知自損之為益故功一而美二

自與理會也

彼君子知自損之為益故功一而美二

自與理會也

彼君子知自損之為益故功一而美二

自與理會也

彼君子知自損之為益故功一而美二

自與理會也

彼君子知自損之為益故功一而美二

自與理會也

彼君子知自損之為益故功一而美二

自與理會也

彼君子知自損之為益故功一而美二

自與理會也

彼君子知自損之為益故功一而美二

自與理會也

彼君子知自損之為益故功一而美二

自與理會也

彼君子知自損之為益故功一而美二

自與理會也

彼君子知自損之為益故功一而美二

自與理會也

彼君子知自損之為益故功一而美二

自與理會也

彼君子知自損之為益故功一而美二

自與理會也

彼君子知自損之為益故功一而美二

自與理會也

彼君子知自損之為益故功一而美二

自與理會也

彼君子知自損之為益故功一而美二

自與理會也

彼君子知自損之為益故功一而美二

自與理會也

彼君子知自損之為益故功一而美二

自與理會也

彼君子知自損之為益故功一而美二

自與理會也

彼君子知自損之為益故功一而美二

自與理會也

彼君子知自損之為益故功一而美二

自與理會也

彼君子知自損之為益故功一而美二

自與理會也

彼君子知自損之為益故功一而美二

自與理會也

彼君子知自損之為益故功一而美二

自與理會也

彼君子知自損之為益故功一而美二

自與理會也

彼君子知自損之為益故功一而美二

自與理會也

彼君子知自損之為益故功一而美二

自與理會也

彼君子知自損之為益故功一而美二

自與理會也

彼君子知自損之為益故功一而美二

自與理會也

彼君子知自損之為益故功一而美二

自與理會也

彼君子知自損之為益故功一而美二

自與理會也

彼君子知自損之為益故功一而美二

自與理會也

彼君子知自損之為益故功一而美二

自與理會也

彼君子知自損之為益故功一而美二

自與理會也

彼君子知自損之為益故功一而美二

自與理會也

彼君子知自損之為益故功一而美二

自與理會也

彼君子知自損之為益故功一而美二

自與理會也

彼君子知自損之為益故功一而美二

自與理會也

彼君子知自損之為益故功一而美二

自與理會也

彼君子知自損之為益故功一而美二

自與理會也

彼君子知自損之為益故功一而美二

自與理會也

彼君子知自損之為益故功一而美二

自與理會也

彼君子知自損之為益故功一而美二

自與理會也

彼君子知自損之為益故功一而美二

自與理會也

彼君子知自損之為益故功一而美二

自與理會也



自損而行 小人不知自益之為損故一伐而並失自

成名立而行毀 由此論之則不伐者伐之也不爭者爭之也名喪

不伐而名章不爭而理得 讓敵者勝之也下衆者上之也退讓而敵服謙

尊而德光 君子誠能覩爭途之名險獨乘高於玄路則光

暉煥而日新德聲倫於古人矣避忿肆之險途獨逍遙於上等遠燕雀於

啁啾疋鳴鳳於玄曠然後德輝耀於來今清光侔於往代

人物志卷下

右人物志三卷十二篇魏劉邵撰案隋唐經籍志篇

第皆與今同列于名家十六國時燉煌劉昫重其書

始作注解然世所傳本多謬誤今合官私書校之去

其複重附益之文為定本內或疑字無書可證者今

據衆本皆相承傳疑難輒意改云邵之叙五行曰簡

也徧檢書傳無明砭之證案字書砭者以石刺病此

外更無他訓然自魏晉以後轉相傳寫豕亥之變莫

能究知不爾則邵當別有異聞今則亡矣 愚謂明砭都無意義自東晉諸

公草書啓字為然疑為簡暢而明啓耳文寬夫題



公草書劉字為... 魏志作勉... 勅從力... 他本或從邑... 才之意說文則為邵音同上但召旁從下耳訓高也... 李舟切韻訓美也高美又與孔才義符楊子法言曰... 周公之才之邵是也今俗罵法言亦作邑旁邵蓋力... 下文近易訛讀者又昧... 建安中為計吏詣許太史上... 偏旁之別今定從邵云

劉邵字孔才廣平邯鄲人也魏志作勉勅從力他本或從邑

者晉邑之名案字書此二訓外無他釋然俱不勸孔才之意說文則為邵音同上但召旁從下耳訓高也李舟切韻訓美也高美又與孔才義符楊子法言曰周公之才之邵是也今俗罵法言亦作邑旁邵蓋力下文近易訛讀者又昧建安中為計吏詣許太史上

言正旦當日蝕邵時在尚書令荀彧所坐者數十人

或云當廢朝或云宜却會邵曰梓慎禪竈古之良史

猶占水火錯失天時禮記曰諸侯旅見天子及門不

得終禮者四日蝕在一然則聖人垂訓不為變豫廢

朝禮者或災消異伏或推衍謬誤也或善其言敕朝



會如舊日亦不蝕魏黃初中爲尚書郎散騎侍郎受  
詔集五更群書以類相從作皇覽後與議郎庾嶷荀  
詢等定科令作新律十八篇著律畧論遷散騎常侍  
嘗作趙都賦明帝美之詔邵作許都洛都賦時外興  
軍旅內營宮室邵作二賦皆諷諫焉景初中受詔爲  
都官考課邵作七十二條及畧說一篇又以謂宜制  
禮作樂以移風俗著洛論十四篇正始中執經講學  
賜爵關內侯凡所撰述法論人物志之類百餘篇卒  
追贈光祿勳詔書博求衆賢散騎侍郎夏侯惠上疏

盛稱邵才史臣陳壽亦曰邵該覽學籍文質周洽云



劉昞字延明燉煌人也年十四就博士郭瑀瑀弟子  
五百餘人通經業者八十餘人瑀有女始笄妙選良  
偶有心於昞遂別設一席謂弟子曰吾有一女欲覓  
快女婿誰坐此席者吾當婚焉昞遂奮坐神志湛然  
曰昞其人也瑀遂以女妻之昞後隱居酒泉不應州  
郡命弟子受業者五百餘人李暲據涼州徵爲儒林  
祭酒從事郎暲好尚文典書史穿落者親自補葺昞  
時侍側請代其事暲曰躬自執者欲人重此典籍吾  
與卿相遇何異孔明之會玄德遷撫夷護軍雖有政



人物志  
務手不釋卷晷日卿注記篇籍以燭繼晝白日且然  
夜可休息昞日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老之將至孔  
聖稱言昞何人斯敢不如此昞以三史文繁著略記  
百三十篇八十四卷燉煌實錄二十卷方言三卷靖  
恭堂銘一卷注周易韓子人物志黃石公三畧行於  
世沮渠蒙遜平酒泉拜秘書郎專管注記築陸沈觀  
於西苑躬往禮焉號玄處先生學徒數百月致羊酒  
牧犍尊爲國師親自致拜命官屬以下皆北面爲業  
魏太武平涼州士庶東遷夙聞其名拜樂平王從事

中郎後思歸道病卒以上竝案邵昞本傳剛取其要  
云廣平宋庠記



序人物志後

余嘗三復人物志而竊有感焉夫人德性資之繼成  
初未始有異也而終之相去懸絕者醇駁較於材隆  
汙判諸習曰三品曰五儀胥是焉而賢不肖殊途矣  
是以知人之哲古人難之言貌而取人者聖人弗是  
也茲劉邵氏之有以志人物也乎修己者得之以自  
觀用人者持之以照物焉可廢諸然用舍之際人材  
之趨向由之可弗慎乎精於擇而庸適其能篤於任  
而弗貳以私則真材獲用大猷允升矣其或偏聽眩



志而用不以道動曰才難吾恐蕭艾弗擇魚目混珍也左馮翊王三省識乎辭令對而無其前黨也

也左馮翊王三省識乎辭令對而無其前黨也

也左馮翊王三省識乎辭令對而無其前黨也

也左馮翊王三省識乎辭令對而無其前黨也

也左馮翊王三省識乎辭令對而無其前黨也

人物志跋

劉邵人物志凡十二篇辨性質而準之中庸甄材品

以程其職任事核詞章三代而下善評人品者莫或

能踰之矣邵生漢末乃其著論體裁纒然有荀卿韓

非風致而疊疊自成一家言即九徵八則之論質之

孔孟觀人之法唐虞九德之旨自有發所未發者後

世欲辨官論材惡可以不知也顧其書獲見者少又



民安爰覓善本加訂正刻之宋郡用以傳之人人授  
簡屬吏旻綴一言于末簡旻得卒業反復流業篇國  
體器能之說深有味乎其言之也今書藝具皆少又  
中丞公厲風俗正天下謀廟勝三材允兼至其振策  
群吏惟器所適靡不奮力展采兢兢罔敢怠遑總達  
衆材至矣異日秉鈞當軸將使官不易方而太平用  
成知人安民之道拭目身親見之邵之志何幸獲酬  
於公哉刻成輒忘固陋僭書識刻之歲月覽者當知  
言之非佞云

隆慶六年壬申仲夏之吉歸德府知府揭陽鄭旻謹  
書



夫高談品流蓋未尚哉鈞微蒐隱代之變矣予讀人  
物志而有感於邵之愍心也懸鑑炤已提衡執物喆  
士之恒不炤不軌漫無臧刺命曰諄德知人顧可後  
已人情險於山川形淆於眉睫良不易程鳳之性仁  
其文五色昭明侶鳳性至不仁其文亦五色木之始  
培也謂其利材也長而為櫟則雖其大蔽牛靡所用  
之士有中外異致始末殊方率類於此自非上賢疇  
別伍彙邵之為志也九徵以驗情體別以辨性流業

人物志附題

夫高談品流蓋未尚哉鈞微蒐隱代之變矣予讀人  
物志而有感於邵之愍心也懸鑑炤已提衡執物喆  
士之恒不炤不軌漫無臧刺命曰諄德知人顧可後  
已人情險於山川形淆於眉睫良不易程鳳之性仁  
其文五色昭明侶鳳性至不仁其文亦五色木之始  
培也謂其利材也長而為櫟則雖其大蔽牛靡所用  
之士有中外異致始末殊方率類於此自非上賢疇  
別伍彙邵之為志也九徵以驗情體別以辨性流業



材理材能而精品任利害接識英雄而定能稱有八  
觀則志剖有七繆則非燭責副而侂之乎效難平忿  
而揆之於釋爭總之準繩在體格調劑在中和一依  
先民之經不越人情之變脩己品物章往咎來抖賢  
廢於錙銖吹純疵於毛髮筆端巧運幾奪天真矣是  
胡爲者挈邵之世度今之年不翅逃郭邵當日且如  
此今竟何所底之予故重有感焉志刻於相臺有年  
板行既久木腐字蝕無當於觀予從而新之既完聊  
述所見昔在萬曆闕逢澗灘太歲月臨黃鍾天道行

南日也瀛海用齋劉元霖元澤甫題







